

RAIZ
GUO
DE
HAIZI

插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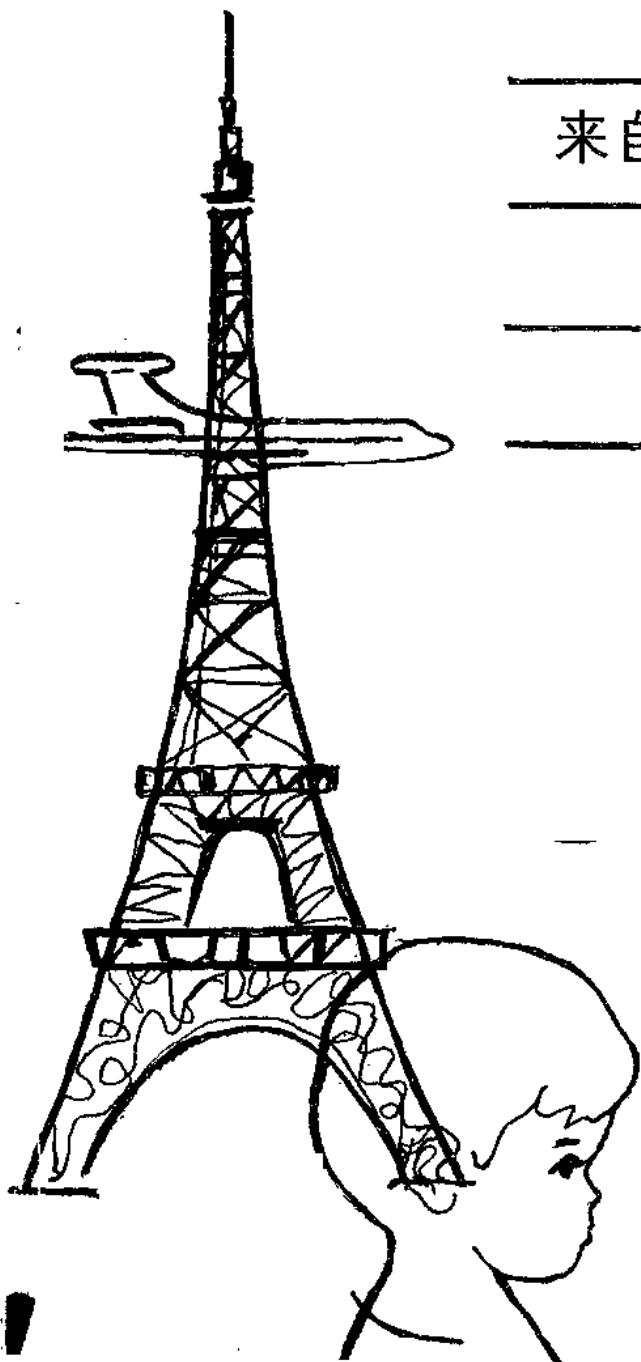
来自异国的孩子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来自异国的孩子

程 玮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路老师：这是一个普通的故事
的开头，但又不平常的
开头。

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——记不清了，至少有十篇写给孩子看的小说是用这样的话作为故事开头的。而现在，我却成了第十一个。我只能请求小朋友们原谅我了。因为故事确实是从这儿开始的。这是一个普通的故事的开头，但又不平常的开头。

“路老师，我们准备给你们班安排一个插班生，怎么样？”上课前，马校长走到我办公桌前。

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。认真、严肃、郑重其事，不象校长跟老师说话，倒象是两国大使在谈判。安排一个插班生，这本是班主任在学期开始时常常遇到的事情。

接下去，一切都明白了。原来这插班生是一位法国专家的孩子。这位孩子的父亲应邀到金陵大学讲学一年，把全家一起带来了。他要求让他的儿子到我

们金陵大学附属小学借读一年。学校考虑到我刚从师范学院毕业，英语和白学的法语还没有丢掉，再加上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所以决定把那个法国孩子安排到我的班上。

我有些紧张，手里的笔微微抖动了一下，在学生的作文本上留下一团红墨水。我几乎立刻看到这样一个滑稽的场面：一个黄头发、蓝眼珠的小男孩跟在我身后走进教室。教室里立刻骚动起来。每个人都瞪大眼睛，象看外星球来的人一样看着他。在孩子们看来，外国人确实象天外来客一样稀奇古怪，高深莫测。人与人之间太缺乏了解了。从这一点说来，这个法国孩子到班上来，倒也不是一件坏事。我很愿意通过这个法国孩子，让学生们明白，人与人之间是不存在什么差异的。中国人，外国人，白种人，黑种人，都是人类的后代，世界是属于他们的。

我把红笔放下，作出一副老教师特有的、不慌不忙的样子，回答道：“好吧。”

马校长点点头，表示满意。然后，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玻璃台板，慢慢地说：“今天放学以后，你们把教室跟四（3）班对调一下。我已跟四（3）班的黄老师说好了。”

“有这必要吗？”我合上作业本，抬起头，毫不掩



饰自己眼睛里的疑问和不满。

我们的教室光线太差。楼下，两边的窗子都被树挡着，连大白天都得开日光灯，到了阴雨天就更不用说了。班上的同学一直巴望能换个教室，我的心情自然也跟他们一样。但是，在眼下这个时候，这种情况下换教室，我是不愿意的。这会给同学们带来什么看法呢？

马校长笑了。那神情，象在笑一个小丫头冒冒失失顶撞了长者。“这是领导决定的。人家是外国朋友，总得注意点儿影响吧！换吧，别有什么想法了。这是完全必要的，也是应该的。”

我没有说话。我的目光茫然地越过他的肩膀，滑到他身后的世界地图上。那只红色的公鸡正骄傲地站在亚洲的东部，似乎在向着全世界引吭高歌。我们也应该象我们的祖国一样，骄傲地、高高地抬起头来。

马校长在继续说着：“另外，再适当进行一些思想教育。时间还充裕嘛，还有两天，要抓紧。喂，路老师，思想可别开小差呀。”马校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醒我。一定又是因为我这恍恍惚惚的神情。在大学里，同学们就开玩笑地说我该当个诗人，因为我特别喜欢胡思乱想。有时，别说是旁人在跟我说话，就是我自己正在说话，说了一半也会突然停下来，莫名其妙

地想起别的来了。我歉意地笑笑，连忙认真地问：“马校长，需要进行哪方面的教育呢？”

“这个，范围可就广了。爱国主义教育，社会主义好、资本主义糟，还有一定的外事纪律教育，对待外国人要不卑不亢，不冷不热，有理有节……”马校长一口气说了好多。看来，他早就已经想好了。

我吸了一口冷气。我的天，这是对基辛格，还是对尼克松？一个十岁的孩子，需要这样大动干戈吗？

预备铃响了，马校长站起来，一头白发被太阳光照得银灿灿的，象童话中的圣诞老爷爷。他在铃声中继续说道：“别忘了，还得给他物色一个同桌，学习、思想、家庭，各方面都要过硬，千万要慎重。你先提几个学生，我分别找他们谈谈，看看哪个合适些。千万要慎重！”

我离开办公室时，马校长站到世界地图前，仔仔细细地看着什么。我突然感到一种淡淡的悲哀。我们处在一个多么奇特、多么不协调的年代。如今，人们不仅可以把地球上的一切，高山，大海，岛屿，陆地，极其精确、极其科学地反映在一张小小的纸上。人们还可以知道地球以外的事物，太阳，月亮，宇宙，银河。可是，居住在同一地球上的人，却还象科学极不

发达的过去一样，相互间缺乏必要的、甚至是起码的了解。人与人，为什么隔得那么远！

“路露，我回国以后一定给你写信，再见了！”一个飘飘忽忽的声音，那么遥远，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。但又是那么清晰。那是因为它出自我心里。小玛莎，二十几年了，我一直听到你的呼唤。我们能够再一次见面吗？

我走出办公室，明媚的阳光象鲜花一样扑洒到我的身上。我站住了，我的心被忽然漫来的温暖融化了。这是春天的太阳，它使坚冰融化，它使树木发芽，它使小草吐绿。它使一切的一切都变换模样。同时，也包括我们人。

方芸芸：妈妈，跟那个法国孩子坐在一起，我怕……

灯光透过淡黄色的灯罩，变成淡黄色的一片，轻轻地投在桌子上。这台灯象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穿着淡黄色的纱裙，轻盈地站在明晃晃的玻璃台板上，并且时刻准备走到窗外去。窗外有什么呢？深黑深黑的天空。有一颗星星在很遥远的地方闪亮。是的，很远远很遥远的地方。它比法国还远吗？在我眼里，它比法国近多了。因为我坐在这儿就能看到它。而法国，我看不到。

“方芸芸，给你换一个同桌，你愿不愿意？”今天下午，路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笑盈盈地问我。

我怔了一下。安小夏是班里最难对付的同学了，所以他跟我坐一起。现在，打哪儿冒出了一个更难对付的？

“是一个法国男孩子。”

“法国？那么远，到我们班里来干什么？”

“喏，是这么回事儿……”路老师不紧不慢地笑

着，右脸上现出一个小小的酒窝。为什么偏偏只有一个。要是左边也有一个，路老师就一定是天下最好看的人了。“简单地说吧，他爸爸是你爸爸妈妈学校里请来的老师，他呢，就到我们班上来做学生，一年的学生。你愿意跟他坐在一起吗？”路老师就是这样，请同学们干什么事，总要问：“你愿意吗？”而不象别的老师，动不动就是“你应该这样”。

我想了一下：“那安小夏怎么办？”

路老师看了我一眼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只能让他一个人坐了。”

一想起安小夏从明天开始，就得一个人坐，我心里有些难受。

“芸芸，九点了，该睡了。”妈妈在我身后轻声提醒我。九点，是爸爸妈妈给我规定的睡觉时间。不管看电视还是读书，到了九点一定得睡。

我合上摊在桌子上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把它推到桌子右角，收拾好书包，就上床睡觉了。

被子是刚刚洗过的，散发出一股非常好闻的味道，那是阳光和清水合在一起的味道。妈妈帮我掖好被角，轻轻地走出去，到门口，顺手把灯关了。漂亮的、穿黄纱裙的小姑娘、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、天蓝色的书包，都随着这啪一声，消失在黑暗中了。只剩下那

颗星星还在窗口闪亮。

我朦朦胧胧地合上眼睛，刚睡了一会儿，什么东西响了一下，把我惊醒了。我连忙睁开眼睛，只见桌角那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突然站了起来，摇摇摆摆地跳到椅子上，又从椅子上摇摇摆摆地跳到我床头。我仔细一看，怪哩，明明是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怎么变成《十万个怎么办》了。一点没错，是《十万个怎么办》。

一只看不见的手慢慢把封面翻开，一个神秘的声音响起来：

“第一个怎么办：他送你东西怎么办？”



我模模糊糊地记起，这是马校长坐在办公桌后面问我。我努力回答得清楚一些：“我不要，并对他说，谢谢，我自己有。”

“第二个怎么办：他要带你到他家去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去。我告诉他，我有很多很多的作业要做，没有时间。”

“第三个怎么办，他对你说资本主义好怎么办？”

我的头有点疼了。练习题做得太多时，我常常会这样。“我告诉他，嗯，告诉他，资本主义不好！很多人没有工作，老年人睡在纸盒子里，大学生当狗的保姆……”我尽力回忆着我在《少年报》上看到的文章。

马校长那雪白的头发轻轻地晃了一下。大概是夸我答得好。

“第十万个怎么办，他要杀死你怎么办？”冷不防，一个很可怕的声音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。

我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是呵，我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向他求饶？不，不！把他杀死？不，也不行！我拚命地想着，可想不出答案。我朝四下看着，想找路老师问一问。可偏偏路老师把脸对着墙壁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嗯，怎么回事，你还是四（1）班的班长，连这个问题也不会答？”这是马校长的声音，冷冷的，象一块冰。

“我，我，我……”我突然发现我的舌头没有了，我不能说话了。

路老师猛地回过头，那双细细的、月牙一样的眼睛突然变得很大：“你不是每天都看《十万个怎么办》吗，怎么不会回答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……”我急得直想哭。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飞过来，哦，舌头，我的舌头回来了，我又能说话了！我拚命地喊：“不，不！我只看过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没看过《十万个怎么办》！”

一个黄头发、绿眼珠的怪人突然从马校长的办公桌下冒出来，而且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大，笔直地、象魔鬼一样向我走过来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！”我拚命地喊，“妈妈，救救我，我怕！”

“芸芸，怎么了？”一个温柔的声音传过来，接着，灯亮了。

我又回到了我的小房间，松软的被窝，雪白的枕头。漂亮的小姑娘依然穿着黄纱裙站在我的桌子上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依然斜斜地放在桌角。

“芸芸，你怎么了？”妈妈披着深红色的毛线衣，正弯腰看着我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跟那个法国孩子坐在一起，我怕……”

菲力浦：早上好，早 上好！

四周是一片漆黑。黑，黑，怎么会这样黑呢？我正想喊妈妈，突然，这一片黑色全都发出亮闪闪的光。哦，这是黑色的眼珠，黑色的头发。到中国以后，爸爸教过我一句很有名的诗，怎么说的？让我想一想，想一想。哦，想起来了：黑色是美丽的。啊，多美的黑色！我伸出手，想抓住它们。可它们突然消失了。消失在空气中，空气又给风刮走了。

“菲力浦，醒醒，醒醒！”一个声音在喊我，开始离得很远，慢慢地，越来越近，“菲力浦，醒醒，该起来了。”

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亲爱的妈妈，也看见一个小小的我，在妈妈亮晶晶的眼睛里。“早上好，妈妈！”

“我的小宝贝。”妈妈弯下腰，给我一个很响的吻，“今天你该去上学了，快起来，早饭都准备好了。”

我冬地从床上跳起来，一直把被子推到脚下，抓起衣服一件一件往身上套。我已经两个月没有上学

了。在法国，一见那些叫人头疼的书和作业本，我就盼星期天。可现在，每天都是星期天，我又觉得无聊。一个人如果什么事也不干，很快就会变得很老很老——有一个童话就是这么说的。

我可不想让自己变得很老很老。爸爸说，到了暑假，他要带我到阿尔卑斯山去滑雪。那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。缆车从一个山头飞一样地滑向另一个山头。人坐在上面，就象坐飞机似的。这是我从电视里看到的。我还没去过那儿。要是我变得很老，我就不能够去了。

我走进盥洗间，爸爸正在刮胡子，一脸的肥皂沫。他在镜子里朝我做了个鬼脸，大声说：“你好，我亲爱的儿子，你马上要做一个中国学生了，怎么样？”

“放心吧，爸爸。我会找到很多朋友的。”说着，我往脚上套一双高帮的皮靴。据说，中国学校里没有暖气，一定很冷。

妈妈已经把早饭准备好了。一盘面包，薄薄的，烤得很黄，一定很香，也很脆。有草莓果酱、干酪，还有一杯香喷喷的巧克力在冒着热气。我刚刚坐下，就端起巧克力，咕嘟咕嘟喝起来。我喜欢把巧克力一口气喝完，让巧克力的泡沫粘在嘴边，象老人的胡子一样。

妈妈坐在对面，帮我把果酱抹到面包上，然后递到我手里，“吃吧，多吃一点，今天要去读书了。见了老师怎么说，会吗？”

我咳嗽一声，尽量用标准的中国话说：“老师，早上好！”

爸爸、妈妈一起笑起来。

吃过早饭，我背上书包，跟着爸爸到学校去了。

太阳，多么好的太阳。温暖的、光明的阳光照射在一扇扇玻璃窗上，玻璃窗快乐地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。早上好，太阳！

路旁冒出一些淡淡的、尖尖的绿芽。它们带来了春天的消息。尽管天气还很冷，但一阵阵风吹到脸上，已不再象我刚到这儿时那么疼，那么冷了。空气中，处处



流动着树木发芽的清香。早上好，春天！

一群群孩子从我们身边飞快地跑过去，又突然停下来，仔细地看着我，轻轻地讲着什么，然后，笑着、喊着，啪哒啪哒跑远了。为什么要跑得这么快？等等我吧，我们马上就是同学了。早上好，同学们！

一个胖胖的女孩背着天蓝色的书包从我身边走过。她侧过头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那目光，象要把我的模样记清楚似的。漂亮的、乌黑的头发束成一把，象马尾巴似地在她脑后晃荡。我差一点喊出“盖特琳！”真的，她真象我的同桌盖特琳。盖特琳也是这么胖胖的——她老喜欢不停地吃巧克力，当然就长得很胖了。盖特琳的头发也是这么黑，象无烟煤一样闪闪发亮。她也喜欢用一个天蓝色的书包。在我离开法国时，她眼泪汪汪地塞给我一大包三角巧克力：“菲力浦，给我写信吧。写明信片，用中国的明信片，我会想你的。”

盖特琳，我也想你。也想克劳得、德尼斯他们。对着远去的天蓝色书包，我在心底里轻轻喊：“早上好，盖特琳！”

哦，错了。法国现在不是早上，正是半夜。盖特琳他们正在呼呼地睡觉。而我，马上就要走进一个中国学校了。